

## 柳斋闲品

### 文人相“亲”

周振国

都说文人相轻，其实自古以来有文人相轻的，也有文人看重或相“亲”的，相轻遭诟病，相“亲”传佳话。

《刘公嘉话》载：唐朝“苦吟诗人”贾岛，骑驴到京城长安参加科举考试，路上吟得诗句：“鸟宿池边树，僧推月下门。”但他对联中的“推”字不甚满意，想换为“敲”字，几番琢磨拿不定主意，于是骑在驴背上边走边斟酌，还不时地比画着“推”与“敲”的动作。这时，碰巧吏部侍郎兼京兆尹韩愈路过，贾岛不知不觉冲撞了仪卫队。随从人员将贾岛拉下驴背，带到韩愈面前。贾岛解释并非有意冒犯，实是“推”和“敲”惹的祸。韩愈并不怪罪，停马伫立沉吟良久，对贾岛说道：“还是用‘敲’字更好啊。”于是二人拱手言欢，韩愈还给贾岛换上马，二人并骑而行回到韩府，并且很长时间彼此相惜不忍分开。这段佳话也诞生了“推敲”这个典故。

西晋陆机对左思的态度则经历了一个过程。太康十年，即公元289年，有“太康之英”盛誉的陆机从江南来到京师洛阳，动了撰写《三都赋》的念头。当他听说一个叫左思的无名之辈正在写作此赋时，在给弟弟陆云的信中说：“此间有伦父，欲作《三都赋》，须其成，当以覆酒瓮耳。”称左思粗俗，要用他的书盖酒坛子，实际上就是看不起左思，不相信什么人都能写《三都赋》。然而，当左思的十年心血之作被人争相阅读传抄，竟引得洛阳纸价大涨，陆机也不由得拿来抄本，一读之后，却顿感惭愧不已，表示自己写不出这样惊世骇俗的奇文妙作，在极力赞佩推崇的同时，他选择放弃写作《三都赋》。成语“洛阳纸贵”和文学典故“陆机辍笔”就是这么来的。不过，陆机版《三都赋》未能面世，世人无缘拜读，也不知道这是幸事还是憾事。

文人相“亲”，李白、杜甫不能不提。一个诗仙，一个诗圣，两人名气都很大；李白比杜甫年长11岁，没有大过一轮，这样名不分伯仲年龄也相仿的两人，照说最有可能不对付，但李杜却相敬相惜情深义重。天宝三年春，44岁的李白被唐明皇打发翰林院后，来到洛阳，和家住洛城的杜甫见了面，这一见，闻一多说相当于两颗星相遇。当年秋，两人又相约同游了梁和宋，即今天的开封和商丘，还过黄河往王屋山访道寻仙，其间高适也来凑热闹，如今开封禹王台公园内的“三贤祠”，便是纪念这次开封游的。次年秋，两人再次结伴同游东鲁，即今天的山东，最后在兖州赠诗作别，杜甫赠李白：“醉眠秋共被，携手日同行。”李白赠杜甫：“飞蓬各自远，且尽手中杯。”遗憾的是，两人从此无缘再会。此后，杜甫写有十多首思念李白的诗，多年后李白再游齐鲁，也深情怀念杜甫：“思君若汶水，浩荡寄南征。”

梁启超和陈寅恪则堪称君子之交。陈寅恪学富五车才高八斗，但只求学问、不求学位的他没有文凭，梁启超向人介绍：“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。”并向清华大学校长鼎力举荐，最终陈寅恪被破格聘为国学学院教授。按常理来说，陈寅恪应该感谢或感恩梁启超，但人们看到的不是这些，反而是两人常常为学术问题发生争论、互不相让。梁启超的一个同事和陈寅恪有过节，便故意拿来一份学报给梁看，学报上刊有一篇陈和梁“对着干”的文章。不过文章说的梁启超知道，也就是在陶渊明为什么弃官归隐的问题上，两人有分歧，正在打笔仗。当梁启超同事挑拨离间的用意后，对同事进行了严厉的斥责，并说：“陈寅恪的为人我是知道的。”梁陈之谊在清华师生中曾传为美谈。

人与人之间，重要的还在于了解，彼此了解了，要么道不同不相为谋，要么就容易互相亲近，这个并不复杂。曹丕拙出“文人相轻”，其论据有两个，一是就文章特点来说的：“文非一体，鲜能备善”，这个没问题；二是拿人性弱点来说的，他借“敲帚自珍”这个典故，来说明人只能看到自己的优点而看不到自己的缺点，进而断定文人间之势必要“各以所长，相轻所短”；这就难免狭隘和片面了，且不说他对成语“敲帚自珍”解读的问题。事实上，因为文无定法、文无第一，真正的文人或作家，懂得彼此尊重、接纳和包容的意义，明白相互学习、借鉴和切磋的必要，善于兼收并蓄、博采众长，乐于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，重要的是他们也是这样做的，古今文人相“亲”的例子，可谓不胜枚举。一枝独秀不是春，万紫千红春满园，再说同为文人，共情的东西自然也会多一些。这里改曹丕原话一个字：“文人相‘亲’，自古而然”。当然，“相轻”也是有的，这个曹丕已经说了。

## 诗路放歌

### 春天的心事

李志胜

椿树隔墙拂过来的花萼  
惯性不减  
地面上，小猫留下的清浅爪印  
盖不住一片片干草叶  
散落的星河  
走一步，召蓓蓓儿紧一下  
微颤的心绪  
谁将春水暴涨，漫堰的辰光  
拿捏这么准  
顺手推开小铁门  
吱扭扭响的  
那是春天的心事

## 书人书话

### 今月曾经照古人

程韬光

前岁十月，我的人生迎来重大转折，离开工作和生活三十年的郑州，回到武汉母校任教。尚未安顿停当，便遭遇新冠病毒暴发，美丽的江城顿时停摆。受疫情影响，我和全国人民一样，短暂地蜗居在郑州家中，停下昔日繁忙的脚步和思想，略带忧伤地回忆过去和展望未来。网络上到处都是关于疫情的消息，似乎在不断催促我去了解疫情，去想办法对付伴随人类从过去到未来的病症。此时，我萌发了创作《医圣张仲景》的念头。这个念头一出现，就像一道闪电照亮心田！是的，我的乡人张仲景曾在东汉末年乱世舍弃功名，艰难地走向制假伤寒瘟神的坎坷之路。医人医天，著述《伤寒杂病论》，写就“活人书”！

“在黑褐色的忧伤飘落而下时，往事应该像大理石一样的确凿。”想到这里，我放下手机，翻身起床，站在窗前，恰遇大雪纷纷。我眺望故乡方向，眺望被雪充填沟壑和时空，眺望我与张仲景穿越时空曾共同生活过的渑水、白河、严陵河、岐棘山、桐柏山……那里沉淀着太多的故事，需要去钩沉和讲述。在困顿于新冠病毒和大雪的日子里，我迫切地想讲给你们听！那就从我儿时的记忆开始吧……

我人生的元记忆来自一场洪水。那年，豫西的大雷雨已经持续七天了。闪电的鞭子劈开墨云，不息的雷霆捶打天空。在“天塌了”的惊雷声中，雨水已经灌满沟壑洼地。打着铁锹和锄头试图拯救庄稼的父亲和村民，眼看着严陵河水漫过堤岸，漫过庄稼的叶子和花朵，漫过母亲和孩子的惊呼，在无奈叹息中，一步一步地退回村庄……我家的老宅位于村庄最高处，洪水还

在院子的门槛外徘徊。一家人不安地站在屋檐下看天，却惊扰了屋檐下避雨的马蜂。马蜂毫不留情地将疼痛烙在我的额头，彻底唤醒我的记忆，至今想来还有隐痛。在我彻天彻地的哭声中，祖母挑出蜂针，又用青蒿为我擦了几下患处，竟神奇地止住了疼痛。祖母向天拱了拱手：“多谢张圣人！”

当晚，担心严陵河上游水库决口，父亲带着祖母和我的兄弟姐妹去了地势较高的太子岗，留下我与固执的母亲一起看家。“有妈在，家就在。”母亲说这话的时候，刚好一声响雷滚过，“别怕，大水淹不到咱家！百年老宅经过不少风雨，倒不了！”母亲搂紧我，“今夜，院里要来猫、狗、老鼠、蛇还有黄鼠狼。你别怕，张圣人，人不惹它们，它们就不会进屋里。”母亲又拿出窝窝头和杂粮，均匀地放在楼门外的高处，“那些动物也会感恩。”她指着一条大蛇还有树枝上的几条小蛇，压低声音，“说不定，它们就是渑水龙王派来看水情的。”

又对大蛇大声说：“给老龙王捎个信儿，记着张圣人的话，遇涝减三尺。”母亲带着我回到屋里，也不关门，让我跪下。她举着装满五谷杂粮的瓷碗向天示意，然后放在条案上，上三根香，让我磕头。我问为啥？母亲说：“咱要拜龙王！拜张圣人！”在我幼小心中，还不知道如何去敬鬼神，但母亲让我去做，我也只能按她说的去祷告。那夜，我依偎着母亲一直坐在屋檐下，看外面忙碌的动物们奔来奔去，也听着楼门外的洪水一浪一浪地滴答。到了后半夜，雨渐渐转小，那条大蛇也没了踪影……夏夜很快就过去了，黎明，冷不丁地听到几声鸟鸣，母亲摇晃着站起来：“龙王听了张

圣人的话，这天要晴了！”她拉着我走到院外，楼门外的水正在退去，留下的水痕就像一片巨大的湿布。放在楼门外的那些窝头和杂粮已经没有任何遗留，到处都是花瓣一样或大或小的爪印。天晴了，太阳升起，照着水汽弥漫的村庄。氤氲的阳光透过枣树枝丫，在我家院墙上绘着万花筒般的图案……大水正在退向河沟，成群的鱼翻动着水花。忽然，一条大鱼跃出水面，母亲笑了，“张圣人，你看，连这鱼都开心！”感叹间，远远看见父亲高举着一包救灾的馒头，蹚着齐腰的水，披荆斩棘般地过来。看见父亲，我却蒙了，头一歪，就依着母亲的肩头深深入睡……

这是我人生的元记忆。四十多年过去，那场洪水仍时常出现在我的梦里，清晰如昨，耳边经常回荡着“张圣人”的名字。尤其是在我故乡，每当乡民们遇到疾病和小灾小难时，口里总念着“张圣人”。随着年龄增长，我终于知道原来人们口中的张圣人就是张仲景。更令我吃惊的是，张仲景东汉末年出生于我的邻邦张庄！在东汉末年乱世，他舍弃功名，历经万千磨难，控制住发生在南阳、荆州、长沙等地的七次伤寒瘟疫，写就《伤寒杂病论》、《辨伤寒》十卷、《评病药方》一卷、《疗妇人方》二卷、《五藏论》一卷、《口齿论》等，被后人称为“活人书”，拯救了无数百姓性命，甚至拯救了中华文明，被奉为医圣。我为和圣人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感到骄傲和自豪的同时，我更想做点什么，尤其是在新冠病毒肆虐掠人类时，在我们呼唤医圣，需要医圣时！

恰在此时，我与同乡诗友梅老邪、医师朱剑南聊起旧事，他们说起民间玄幻的传说：南阳盆地之

所以自古以来风调雨顺，很少饿死人，是因为张仲景曾以龙珠救治过渑水金龙，诊金是要求行云布雨的龙君“遇涝减三尺，逢旱加五寸”。这是多么有趣的故事！是机缘更是巧合，猛然点燃了创作《医圣张仲景》的热情。而因疫情而封村封路的硬核措施，也保证了我创作所需要的大块时间。时不我待，我开始夜以继日地投入忘我的创作中。

在创作中，我认真阅读《伤寒杂病论》和关于张仲景的前人著作，努力以翔实的历史资料为基础，源于史料又不拘泥史料，注重药理而不沉溺于中医，以“大文化、大思想、大传承”为要质，究其一生，将医圣回归人间。以风起云涌的东汉末年时代背景，以新力量与旧结构间的冲突为文化背景，以张仲景医人医天及抗疫抗疫为线索，全面揭示他孤独浪漫、彷徨流离、传奇悲烈、辉煌奋斗的人生。在写法上追求情景交融，波澜跌宕，气韵上追求大气磅礴、荡气回肠，努力地让广大读者在享受小说的阅读中，传递中医文化和仲景精神。

出乎意料的是，创作的热情很快转化为沦入古书堆里的考证，一些自认为正确的描述总不时为历史所推翻。我努力将自己的人生际遇与古人对接，去寻找精神的共鸣。多少个辗转反侧的夜晚，我与梦中的张仲景讨论药方，品味他的人生。如果说，张仲景在用医术拯救那个时代，用时代来书写自己的人生，那么，作为今人的我是在用生命来书写自己的人生。相信读者在阅读我的文字时，会体会到其中的辛劳和孤寂；会体会到一个努力力去捣毁时间隔膜、欲与张仲景精神同在的身影，亦必能体会到一颗不甘平庸地度过这短暂一生的灵魂的呐喊！



君子居仁 圣人修德 (国画) 王嘉

## 荐书架

### 《回响》：书写心理世界的幽暗和裂变

刘稚

《回响》讲述了女主人公再咚咚在侦破凶案过程中，无意发现丈夫私自开房。于是，她既要侦破案件又要侦破感情，两条线的心理较量同时展开，既呈现了现实的复杂性又描写了心灵的浩瀚……由于作品中深入挖掘了每个人物的心理，因此，也有评论家把该作作为“心理现实主义”小说。

该小说涉及大量的推理学和心理学知识，在创作《回响》之前，作者从未写过推理与心理方面的小说，但他花了许多时间恶补这方面的知识，以求行文中的每一字句都合乎人物心理与生活现实。他进行得异常艰难，以至于每写1000字，都要停下来细细审视，找错误，找缺点，补细节。这部小说从构思到完成，用时四年。

《回响》除了保持东西一以贯之的写作风格之外，还拥有了更为客观和深刻的书写。东西高度自

觉的文体意识、对现代小说形式的深入思考、步履维艰的文学实践、对当代日常生活的勇敢逼视等都在《回响》中有了非常集中且炉火纯青的表达，既因循承续，又革故鼎新。

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说：“《回响》是确实对人性、对人的当代性有话说、有发现的，同时它又是用小说家复杂的、反讽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一部小说。它是关于人性和人类境遇的基本主题在当下最新的、有力的洞察和回响，对于小说艺术来讲，人性的复杂性尤其需要艺术创造的复杂性来确保和照亮。在这个意义上，《回响》是值得反复阅读，也值得我们深入研讨的一部作品。”《回响》写出了“真实眼泪的惊骇”，写出了日常生活的深渊，也写出了心理世界的幽暗和裂变，同时，他还通过因自我认识的挺进而产生的醒悟与内疚，测量了人性的底线，并重铸了爱的信念。

白蜡心苦，我是知道的。可能是我太过于悲悯，每每看到白蜡那沧桑的树皮，我都会不忍于下手锯掉它多余的枝，任凭它自由自在地生长，以至于我的主管老是在会上点我的名，批评我太懒。

我真不是懒，我太在意白蜡的感受了。白蜡生陋巷，芍药植显家。这是我们那里的俗语，讲明了白蜡的身份，说白了，白蜡就是树中的平民，和我一样，出身贫寒，且终生劳碌。自然，便有了相通的地方，彼此关照一下，似乎情有可原。

早上的一场风，把黄了一秋树叶，一叶子地从树上撕下来，扔到风里，我酷得要命。树叶是树身上的肉，它们落下来，就剩下一身长长短短、粗粗细细的骨头，立在风里。白蜡的枝叶茂盛，剩下的枝杈就多，寒风一吹，就响起了口哨。那是它们的叫唤，对命运不屈的叫唤，有一股坚强的劲在里面挣扎着，透着不屈和不舍。

二爷背着药箱用刀子剥翘起的树皮，这些白蜡身上的老衣服，学名秦皮，是二爷眼中的宝贝，它是一种名贵天然药物原料，具有止血、生肌、定痛、及治金疮、出血尿血、下血、疮疡久溃不敛、下疳等作用。

他有两服得意的方子。一个是治慢性细菌性痢疾的方子。秦皮12克，生地、榆树皮各9克，水煎服；一服是治急性肝炎的方子。秦皮、茵陈、蒲公英各30克，黄柏9克，大黄9克，水煎服。这两服药的当家草药就是秦皮，二爷当然

## 马兰头

张富国

江南的春雨如丝，密密层层，不一会儿，屋檐上滑下的雨帘，滴答滴答地敲打着青石板。田间地头，马兰头约好了似的，一下子冒出来，比肩而立，倚风自笑。青色或红色的茎，撑着几片椭圆形的叶，擎着如菊的花，齐整的淡紫花瓣，围着鹅黄的蕊心，如一群窈窕村姑，翩跹曼舞。

水乡的马兰头随处可见，有红梗的、青梗的，都可食用，红梗的还可以入药。孩童时调皮，一划破手脚，摘把红梗马兰头捣成泥，敷在伤口止血。秋燥时节，流感肆虐，配以白喉、金银花、甘草等，煎汁代茶，预防流感，缓解高血压、青光眼。周作人先生回忆起那时的童谣：“荠菜马兰头，姊姊嫁在后门头”，随口吟来，有点任性，却与人亲近得很。

在江南，挑马兰头是小家碧玉主妇的绝活。连片的马兰头茎叶薄，挨挨挤挤，急性子的人，一把一把地割，掺杂许多其他叶子；阳光撒播匀称的地方，马兰头散着长，叶片厚实。曲线玲珑的俏姑，一手轻握马兰头，一手顺着斜斜插小剪，一挑一剪，优美飘逸。掐一段入口，黏滑微甜，泥腥味里留存着一份宁静。这情境，惹得一些大姑娘、小媳妇混在俏姑堆里，莫非也要把自己变成一棵马兰头，好让哪位心仪的白马王子挑走？

被心上人挑走是个意外收获，大饱口福才是有意之举！“离离幽草自成丛，过眼儿童采撷空。不知马兰人晨旭，何似燕麦摇春风。”陆游的眼里，马兰头是春天的珍馐。挑来的马兰头，可以清炒、凉拌、干蒸和作馅；吃不完的余过晒干，以补秋冬菜荒时的口福。

春到人间万物鲜，袁枚觉得，这马兰头，“摘取嫩者，醃合笋拌食，油酥后食之，可以醒脾”。去掉马兰头老茎洗净，入沸水略焯，切细丝后拌上细盐、麻油、陈醋、生抽，碧绿的菜末点缀上碎玉似的香干，做成香干马兰

头，康熙品尝过盛赞，“不图民间有此清香味”！竹笋、马兰头几乎同时上市，香干丁、春笋丁，拌入马兰头的嫩叶，加佐料拌匀，自然清爽甘甜。《西游记》被救的樵子，答谢唐僧师徒，也摆上烂煮的马兰头吃食，是想告诉唐僧师徒：大恩不言谢，不尝尝马兰头，怎么会知道春天的暖意？

马兰头其他的吃法更有趣。素油加热，沥干的马兰头入锅，喇啦作响，翻炒，浓香直扑鼻翼，绿莹如碧，沁透肺腑。一入口，清鲜爽嫩，嚼糯软薄粥，暖心熨帖，顿生“布衣暖，菜根香”的淡定与满足。加入猪肝、肉丝等荤素同炒，无需雕琢，恪守本真，餐桌上春光乍泄。晒干的马兰头，沸水煮开捞过，“南人多采灼晒干为蔬及馒头”，《本草纲目》这样记载，余过的干马兰头，加油和肥肉炖，揭锅盖，一股喷香扑鼻而来，煞是诱人。剁碎了和猪肉泥拌匀，拌上油渣碎，做成水饺或青团，品酒抒怀，更加惬意。以前日子苦，没有米粉，就用元麦粉做皮，做成了糍团子，灰不喇唧，嚼一嚼，有点卡嗓子，苦涩过后，清香泛起。禅意的乡野生活，不想成就了一生的记忆。

据说，马兰头原名“马拦头”。明人王磐揣测，此物从生田野路边，可长到两三尺高，会绊马蹄。民谣说，“马拦头，拦路生，我为拔之容马行”。殊不知，清明时节，无锡当地的百姓品尝马兰头青团子，来杯念吴泰伯，警示后世做人要清清白白。袁枚在《随园诗话补遗》说，汪研香司马摄上海县篆，临去，同官饯别江浒，村童以马拦头献。某守备赋诗云，“欲识黎民眷恋意，村童争献马拦头”，好官、清官离职，百姓拦马相留，留的是清香的人品、官品，挺有意思！

薄雾萦绕的江南小村，恍如仙境。忙完了春耕，捧一碗凝脂糯米粥，夹一筷凉拌马兰头，听花间蜜蜂嗡嗡鸣唱，多美的一幅江南诗意图！

## 沧桑白蜡

潘新日

人们选树，总是选那种阳面山上的白蜡。这些树，一般枝形优美、冠幅饱满、树干挺拔，栽植起来易活，深受市民的喜爱。

一次，和南开大学的教授聊天，这个法律系的博导，不仅知道天津市的市花是白蜡，而且谈起各种植物来滔滔不绝。我惊讶于一个学者的博学，更为他心中的绿色情结所感动。

我定点深入生活的时候，曾经结识我们老家的植物学家王先生，他一生的精力都倾注在研究花草上。他领我参观他的盆景园。园子里的几盆对节白蜡吸引了我的眼球，先生夸我有眼力，说这就是被称为活化石的对节白蜡，很罕见，也很珍贵，被誉为“盆景之王”。前几天，省农大的孔教授刚来看过，也喜欢得不得了。

当然，盆景的天地着实是太小了，再美，也仅是一方小的天地，还是这些泼皮的白蜡，满街满地跑，疯疯癫癫的样子，洒脱、俊逸。

白蜡树的叶子茂密，一撑开就是一把伞。白蜡是个急性子，初春的芽一发出来，就忙着打开自己，满树满树的嫩绿犹如刚泼的墨，耀眼的新鲜，走在下面，听着树叶“沙沙”地响，有点踏着春风行走的感觉。

最喜欢的就是那满树的洁白的花了。花一开，一嘟噜，一嘟噜的碎花撑破满树的绿，露出它们的亮色，似有香，也无香，可见蝴蝶和蜜蜂忙碌其间。这些撩人的白，被绿色捧着，在道路上行走，一树挨着一树，一树连着一树，让春天丰满，让道路散着洁白的日子。

白蜡滴油。夏天散步，油粘住鞋底，刺刺啦啦地响，可以感觉到粘脚。懂行人说，这是白蜡虫排泄的蜡，可以制蜡。后来听说，南方人专门在白蜡树上放白蜡虫，专门用于制蜡。

二爷说，唱戏用的枪杆就是白蜡杆制作的，又说岳家军的枪杆也是白蜡杆，这种树韧性强，有张有弛，张弛有度，在战场上让金兵吃尽了苦头。我曾经砍过一枝白蜡树枝，削去皮后，握在手里把玩，的确是肉嘟嘟的，舒服得很。

没事的时候，我也仔细观察过白蜡，它的根会隆起很多树瘤，杆上总会有很多皮翘起来，也会有很多窟窿，开始，老以为是树生病了，绿化经理说，那不是病，白蜡就这样，一到冬天就变得沧桑无比。

我的脑海里都是白蜡春天郁郁葱葱和秋天一棵金黄的样子，猛地看到它变成这个样子，心里还是无法接受。人会变，树叶会变，那些沧桑，有人的影子。